

日本德川时代的孙子研究

孙子兵法学理研究勃兴，在日本，可以说是自德川时代开始的。

即是，以山鹿素行的「孙子谚义」为首，新井白石的「孙武兵法释」，荻生徂徕的「孙子国字解」，松宫观山的「士鉴用法直旨钞」，平山兵原的「孙子折衷」，佐藤一斋的「孙子副论」等，相继出现。

在汉文读本「古文典型」中，山阳特将孙子军形篇编入其中，并加以评注，不啻在孙子注释书的万绿丛中添上一点红。

却说，德川时代的孙子研究之第一个特色，是对字句的解释而寻求古义与原义的研究方法的发展，自称「古文辞学」的徂徕，在这里的解释，确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。

第二个特色，是中日的比较研究，以徂徕晚年的大着「铃录」为最显著，但徂徕一派的比较研究的缺点，是忘掉了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存在及其光辉的精神，仅作比较的研究，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。

第三个特色，是在孙子的复古的研究勃兴中，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，进而阐明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精神，以山鹿素行于赤穗谪居中所完成的「七书谚义」的自序为其先驱。松宫观山的「天地圆德卷详解」及「神乐舞面白草」等亦相继展开。

尚有观山以长寿九十五岁而歿，但其著作实成于晚年九十至九十一岁之时，这一点令人钦佩靡已。

在「兵者诡道也」的解释中素行与徂徕的比较

孙子中所谓「兵者诡道也」，素行把这个句子开始解为「诡亦道也，行诈亦大道也。」但后来又将其改为「诡诈亦同在其道中」，将诡字和诈字同一看法，始终没有寻求诡字古义的含意。反之，徂徕则将诡诈二字加以区别，努力阐明诡字原来的含义。把他解释为所谓至极无形的兵理。徂徕说：「谈起诡道来，世人往往认为就是欺诈之谓，若谈合战，总以表里不一致，定为军之本旨，乃为常事。所谓欺诈，即我比敌人更为离奇莫测，所谓合战，即不守常规。故所谓兵者诡道也，即以眼前的敌人不得而知，不得而见，变幻莫测，毫无定规，为军之道也。然因敌人认为谋术，所以亦可谓为欺诈。」

在「兵者诡道也」的解释中白石与徂徕的此较

白石与徂徕，在许多点上，尽管有其显著不同之倾向，但依据古义和原义的方法论来说，则若合符节，互相一致。但白石往往于解释先秦古典的时候，似乎不一定专拘泥于古义和原义的。白石的「孙武兵法释」，暴露着他的粗漏。假如读者把它和徂徕的「孙子国字解」对照一读时，便可推知过半了。

孙子屡屡被人曲解和非难的，是「兵者诡道也」一语。这个诡字，白石与素行均以通俗的意义解释为「伪」和「欺」。白石与素行的不同，只是前者以此而非难孙子兵法为诈术，反之素行则认为诈术，亦为运用权谋奇变之妙的一种。

然而，徂徕的「孙子国字解」，是寻求诡字的古义和原义，解释为「怪奇」。所谓怪奇，就是事物本身种种的变化，使人离奇莫测的。即所谓无形之兵，「深间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」这便是诡道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无形至极的兵理。所谓专以伪和欺为手段，而易击败对手，却非兵法，这是徂徕所力加说明的一点。这样才是孙子的真意。至于任何人想拿「兵者诡道也」一语来非难孙子，那早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了。

同时在徂徕晚年的大着「钤录」中，亦反复地展开这个解释。

所谓「兵者诡道也」，「兵以诈立」，这是孙子的原文。但后世所谓的「王者之师」，决不是表里不一致的事，这是由于不知兵的本旨……阴谋原为仁道。不损害敌方的生命，坐收功效，此乃阴谋的本意。那具有超人智识的阴谋，其阴谋之迹不为人所见，亦不知其为阴谋，这是兵家的理想，也是一个例子。

徂徕的中日兵法比较研究的检讨

古文辞学家的徂徕，于中年着「孙子国字解」，晚年犹专心致力于兵法，完成「钤录」二十卷的巨著，有组织的展开他自己的兵法论，并且随处试作中日兵法的比较研究。

关于日本战法与外国的异同，第二十卷水法篇有如次的叙述：

外国与日本舟军之形式虽大异，但吾人由此便知建造大船及驶船之道，甚有裨益。今且在此卷中将和汉之船军分别记载之，然亦有不同之处。

故水法篇前半二十页是日本的水法，后半二十页为中国威南塘的水军法及附录七页（即中国水军法，虽非威氏之法，但为供参考，而作为附录），它就是这样编成的。但徂徕的缺陷，对日本古代史没有研究，所以缺乏对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精神的自觉和阐明，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研究。钤录自序之年纪，是享保十二年正月，即完成于徂徕逝世的前年，全集二十卷中，前后一卷题名为水法，即海军战法论。

日本无阵法是徂徕之错觉

徂徕的立场，是复古的儒学，并非日本古学的立场，自以为「道」皆儒教之道，而缺乏向日本固有的古道的自觉的徂徕，在兵法研究上，同时缺乏对日本古代兵理的认识，这是当然的事。

追溯其根源，日本无阵法，战法乃日本战国时代将士在战场上勇武用命之战法，而由于自然体验得到者也。云云。

这是「铃录」的「战略篇」中错觉的一例。

素行与日本古代兵道的自觉

素行于十八九岁时着「孙子谚解」，二十一岁着「兵法神武雄备集」，三十五岁着「孙子句读」、「武教要录」、「武教小学」、「武教本论」、「武教全书」以及「兵法或问」等，五十二岁着「流滴中」、「武家事纪」、「七书谚义」，五十三岁着「古今战略」、「孙子谚义」与「吴子谚义」等，即为七书谚义的一部。素行于宽文元年，四十七岁时，便由朱子学转向复古的儒学，由其儒学复古的立场着有「圣教要录」，那是宽文五年十月，素行四十四岁的时候。因此，开罪于幕府，翌年宽文六年十月，被放逐于赤穗，贬谪十年，于五十四岁时，延宝三年六月赦免，返江户，于贞享二年六十四岁卒。

于贬谪期中，宽文八年著作「谪居童问」，则称「支那」为中国乃至中华，称孔教为圣教，仍未见其脱离复古儒学的立场。但至宽文九年著作的「中朝事实」，则将日本与中国乃至中朝并列，改称日本的古道与神道为圣教，这与其说是复古的儒学，毋宁说是已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了。

在这个义意上，追溯素行的发展之迹，这个时期，较诸宽文元年乃至宽文五年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。宽文九年，他著作「中朝事实」，是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，这一年是不能忽视的，我想宽文九年，那是素行四十九岁的一年，这是徂徕等的复古儒学者与素行大异其趣的所在。「七书谚义」是素行已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四年后的著作，在这「七书谚义」的自序中，他说：

本朝古今，善用兵者，洗暗合武经七书的兵法。此乃天之授与，或神之庇佑，自有盖天盖地之神兵圣武之存在也。何须待外邦之七经乎？

其所以大声疾呼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，实有其来由。「何待外邦之七经乎？」然则七经之类，在我已不足为学，不不，素行说：

然而传闻多识，乃学习之通义。若熟习吾邦之兵法，而后及此书，化而取之，推而行之，变而通之，可用以大成。不然，则多杂混真，岂不终至轻视如鸡耶？

世间之读孙子者，素行这种研究时度，值得学习。

阐扬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精神的观山

继承素行转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，更努力阐扬日本古代兵法固有光辉的精神的，就是北条派的兵学家松宫观山。观山之名虽不显著，今日殆已被人忘怀。但他是以北条氏的「士鉴用法」为蓝本，写了「士鉴用法直旨钞」，并自着有「天地圆德卷详解」、「武学为初入门说」、「神乐武面白草」等著作，努力树立日本的兵学体系的伟大先贤。

观山生于下野之地，为侏儒之子，后为江户处士松宫某的养子。就其出身而言，在当时兵学家中，观山已经可以说是具有异彩，并且他是在山鹿素行死后翌年出生的。

日本古代虽没有写出像七书这样的兵书，但观山却清楚地指出和七书兵理暗合的优秀兵法的实践之事实，他论述如次：

仔细查究神代的战法，虽无传授及有力的明证，幸而有日本纪的记载，可为考证。以理推之，是可以得其阵制战法的。

于举例说明之后，他说：

堂哉巍哉，四边之固，槃境神篱，严重镇护，宝祚万岁，与天同寿，洪基无穷，神代皆备，无一或阙，何需假异国之教，又何谓后世精密，而上代疏略耶？所谓神代之战法不可知者，岂非读书之眼未开乎？

他把徂徕的「追溯其根源，日本无有阵法」的错觉和妄论已揭破无遗。

却说，观山欲树立观山的体系的日本派兵学，其主旨置于何处？「在天地圆德卷详解」中，他这样说：

本派兵法，统以随影学习为主，此乃不背奉日神之事。神武纪曰：皇师进兵不能战，天皇忧之，乃运神策于胸中曰：「今我为日神之子孙，而对日仇视，乃违背天道也。否则，退步示弱，体察神祇，肩荷侍奉日神之风，随影追袭。倘若如此，则可不血刃，仇必自败。」此乃随影学习之所由起。

总之，凡事违背天道，则事无成，顺天行道，事理专一，必胜必成。我（日本）开国之始祖，依此而奠下与天地无穷之基，诚可为后人服膺之法也。这是古今一贯的日本派兵学最高的纲领。

在这里可以说，对于孙子兵法学术的研究之勃兴，终于向着日本固有的古代兵理兵法的自觉而复兴了。盖我日本国体的精华使然。今日欲读孙子者，首先应面对此一历史事实，加以深深的考虑。

就中国兵法在字句的解释而论，北条派不及山鹿派，山鹿又不及荻生，字句的解释，荻生断然首屈一指。但就日本派兵学的树立和体系化而言，可惜荻生到底不能与北条派及山鹿派比拟。因为徂徕的复古，乃是向先秦文化乃至所谓中国先王之道的复古，并非向日本固有的古道和古学的复古。就汉学而言，虽无人可望其项背，甚至成为凌驾中国学者的豪杰，但他的根底里却缺乏了向我国（日本）古道的自觉和国学的教养，这是他无可补偿的弱点。

附注：徂徕就其体系的雄大而论，稍稍可以和后代的佐藤信渊比拟，纵观其博大的思想体系，信渊则以「皇国神世之古纪，乃万国道学之大元」的古道精神而为之。然而，遗憾得很，这一点，徂徕是没有的。

德川时代之孙子研究家年表

- 山鹿素行一七二四—一七八五（公元）：五十三岁着「七书谚义」。内有孙子谚义。
- 新井白石一七五九—一八二七：晚年着「孙子兵法释」
- 荻生徂徕一七六八—一八三〇：中年着「孙子国字解」。最晚年即死前一年着「铃录」。
- 松宫观山一七八八—一八八二：生于素行歿后之翌年。享年九十五岁，着有「土鉴用法直旨钞」。
- 赖山阳一八八二—一九三四：生于观山逝世之年。二十八岁编著「古文典型」。